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829
6 June 1975

CHINESE

第一八二九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五年六月 六 日星期五下午四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谢赫利先生	(伊拉克)
<u>理事国</u>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契尔努申科先生
中国	庄焰先生
哥斯达黎加	萨拉萨尔先生
法国	德吉兰戈先生
圭亚那	威利斯先生
意大利	普拉雅先生
日本	斋藤先生
毛里塔尼亚	凯恩先生
瑞典	吕德贝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马立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里查德先生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奥约诺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萨利姆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斯卡利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五年六月 九 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二日。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四时四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主席：按照安理会前几次会议所作的决定，现在我请阿尔及利亚、保加利亚、布隆迪、古巴、达荷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印度、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罗马尼亚、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南斯拉夫和赞比亚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以便参加目前的讨论，但无表决权。他们要向安理会发言时，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阿尔及利亚代表法斯拉先生；保加利亚代表格列夫先生；布隆迪代表米卡纳古先生；古巴代表阿拉尔孔先生；达荷美代表阿贾巴德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诺伊格鲍尔先生；加纳代表博登先生；印度代表贾帕尔先生；利比里亚代表丹尼斯先生；尼日利亚代表奥格布先生；巴基斯坦代表马丁先生；罗马尼亚代表达特库先生；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塞内加尔代表吉戈先生；塞拉利昂代表布莱登先生；索马里代表候赛因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胡迈丹先生；南斯拉夫代表彼德里奇先生；和赞比亚代表姆旺加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按照第一八二三次会议所作的进一步决定，现在我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团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塔尔维蒂耶先生（芬兰）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其他成员在安全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一九七五年六月五日的一封信。这封信已作为安全理事会

S/11712号文件印发，信内要求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伦敦反种族隔离运动的阿布杜勒·明提先生发出邀请。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按照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明提先生发出邀请。

既然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将在安理会会议中的适当时候请明提先生发言。

现在安理理事会继续审议议程所列的项目。

我请安理会理事国注意圭亚那、伊拉克、毛里塔尼亚、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团今天上午提交的决议草案，这个决议草案已作为S/11713号文件散发。

今天下午在请第一个发言人发言以前，我要说明在发言人名单上的七个名字包括所有在目前的讨论中还没有发言的安理会理事国。因此，我认为今天下午安理会可能对S/11713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我希望这个建议符合安理会所有理事国的意愿。

因此，在适当的阶段，如果没有人反对的话，我将把S/11713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提付表决。

现在我请今天下午的第一个发言人，联合王国的代表发言。

理查德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首先我祝贺你荣任安理会的主席。这次的辩论极为重要，你以作为一个外交家的长久经验来主持安理会，我们感到特别的欣慰。

我也要表示我国代表团很高兴圭亚那外交部长能在上星期五主持我们对纳米比亚问题的辩论的开幕。他担任主席时展露了各种才能，使他获得英联邦成员国的一致推选担任该机构秘书长这个重要而艰巨的职务。作为联邦的成员国之一，我们祝贺他的就任。我们很高兴联邦的成员国能借重他长久的经验来指导它们解决未来几年间各种挑战性的需要。我们也很高兴在这次辩论期间能够借重杰克森大使对纳米比亚问题的知识。

我的好友兼同事，沙特阿拉伯大使在前天的发言中引用莎士比亚，他借用《汉姆雷特》一剧中波洛尼阿斯的话要求我们

“……对自己忠实，

正如有了白昼才有黑夜一样，

你才不会对别人欺诈”。（《汉姆雷特》第一幕第三场）

我认为这个引句在这个时候显得特别得当，因为巴鲁迪大使或许就是联合国的波洛尼阿斯。在莎士比亚的剧本中，这个角色到底是老于世故而喜欢给人劝告的人。但是，前天当巴鲁迪大使引述了我刚念出来的那几行绝妙的诗句时，我想我记得同一段台词中的另外两行诗句。从我长远的学生时代中我似乎记得同一个角色同时给同一个儿子的另一个劝告。果然这个记忆不错。在同一段台词中有下列两行，我认为应该念出来与安理会同事共享：

“注意你的品行、不要胡言乱语，……

倾听每个人的高见，但少发表你的意见”。（《同上》）

自从安理会于去年十二月举行会议以来，南部非洲发生了许多事情。我不能佯装认为罗得西亚的情况的发展在其范围和速度上已经照我们的意思发展了。但是，当我们回顾过去，我想我们看到的事态的改变令人感到惊讶。一年多以前谁能预料葡萄牙突然的、戏剧性的改变以及促成迅速的和令人欢迎的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独立的各种事件。几个月前谁能预料罗得西亚主要的非洲人政党的领袖们会终于——或许可以说是，及时地——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而现在可以站在平等的地位同史密斯政权举行谈判。我们相信，罗得西亚今后的发展将一往直前不能倒退。我们对罗得西亚的非洲邻国，包括南非在内，将有关的所有各方聚集在一起所作的建设性的贡献再度表示欢迎。我国政府本身将尽其所能同最有密切关系的各国合作，促进罗得西亚的和平改变。我同意赞比亚外交部长的看法，认为我们今天议程上的问题即纳米比亚问题不是一个可以不顾南部非洲其他地区的情势，而能孤立起来加以审议的问题。罗得西亚受到挫折势必要影响纳米比亚的情势的发展，反

之，如果我们能促使纳米比亚人自由行使他们自决和独立的权利，这也将给予罗得西亚的局势有利的影响。

我想起联邦各国政府首脑于一个月前在京斯顿举行会议所发表的公报中的有关段落，它说：

“南非全然漠视联大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和一九七一年六月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蔑视世界舆论，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政府首脑们对此感到深切的忧虑。他们重申不容许纳米比亚的分裂，并回顾国际社会对维护该领土的完整及其人民自决和独立的权利的义务。

“如果纳米比亚政府和人民希望加入联邦，会议期待在时机成熟时欢迎他们加入。”

我们在金斯顿完全赞同公报所表明的各种意见。我们认为南非占领纳米比亚是非法的，它应该立即从该领土撤出。我们认为领土不应该按照种族隔离的政策分成若干本土。这将是国家的分裂，这是纳米比亚人民所不能同意的，事实上，他们还一直没有机会就此发表他们的意见。我们认为该领土的前途应该由所有的居民自由表明他们的意愿来决定，而他们应尽早获得表示这些意愿的机会。依照我们的看法，这又涉及一些先决条件。第一，纳米比亚各政治团体包括西南非民组在内，无论它们所主张的未来的政府结构如何，都应获得准许在领土全境不论任何时间和地点为它们的意见展开活动，并享有充分、不受拘束的进行和平政治活动的自由。第二，我们认为联合国本身应参与观察纳米比亚人民就其前途，无论是通过选举、全民投票或任何其他民主的协商方式所表示的任何民意。

因此，关于纳米比亚自决和独立的权利，我们同安理会各理事国和参与这个辩论的所有卓越的政治家所表示的意见完全符合。但是，我们没有暗示纳米比亚人民自己应该选择什么形式的政府。这是应该由人民自己决定的，应该由他们表明他们所要的。但是民主选举需要必要的自由才能使民主选举得以进行。否则任何形式的民众协商都是毫无意义的而势必被联合国和本理事会怀疑。但是，一旦纳

米比亚人民能真正自由地决定他们的前途，一旦他们表明了他们所希望的前途，我们自己—— 我们也知道联合国整体—— 将尊重他们的选择。

我们不能不为纳米比亚目前的局势而深感忧虑。 我国政府试图促进该领土的和平和迅速—— 或强调“迅速”两个字—— 的改变。 法国代表已经提到法国、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于四月二十二日向南非当局致送的“外交文书”，它们在“外交文书”内提出它们对纳米比亚的意见并促请早日解决这个问题。 我国政府本身也以类似的话向南非政府谈过。

因此，我们按照我们对纳米比亚问题的态度，谨慎地估量了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本理事会开会以来纳米比亚所发生的事件。 在纳米比亚境内，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根本的改变已经在望，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改变得太少、太迟而且方向仍然不明确。由纳米比亚各种族集团的代表所组成的制宪会议不久将举行会议，无疑地它将就该领土的前途提出建议。 同其他的代表团一样，我们留心地注意沃斯特先生所说的所有的选择对纳米比亚都有可能的声明，但是我们对制宪会议的结构及其宗旨仍持有保留意见。

我们也试图估计纳米比亚具有镇压性的内部法律和行政惯例到底真正改变到什么程度。 穆勒先生的信里说，一些久已生效的法令已经于四月九日废除或修改了，因为“它们已经过时了或载有不必要的限制或具有可能被称为歧视性的方面”。这可能是事实，而实际上我们认为任何改革都应该受到欢迎，但是就我们所能判断的，通境法制度的要点仍然存在，以及将青年遣送到同他们的家属隔绝的集中营去落户工作或将纳米比亚人分为持有有效证件和没有这些证件的两种人的任何制度势必引起理所当然的愤怒和不满。 这种制度的后果可以从最近在卡图图拉发生的枪杀事件中看出来。

正如安理会知道的，全由白人组成的西南非执行委员会所委派了一个研究小组，在立法大会的支持下进行调查“阻碍白人和非白人之间良好关系的各种措施和作法”。 根据新闻报道，该小组提出了关于废除纳米比亚的一些具有歧视性作法的

临时性建议，并且得到执行委员会的接受。但是，聚居控制法的各种要点似乎仍旧存在，不过未得知详细情况之前，自然不应率加判断。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关于即将改革的谣传，这或许还没有正式为安理会所注意。根据一些报道，五月十二日有450个地方行政官员得到该领土社会和宪法结构即将作重大改革的指示，并选派较小的团体将这个消息带到纳米比亚各地。这些事项可能有重大的意义。可是目前还难以判断。

我并不否认在目前这个事实上的政权下纳米比亚可能进行一些改革。但是我提出合理的质问。即，在没有任何国际上的观察的情况下，那里的当局是否会进行纳米比亚人实际需要的改革——就是给予他们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决定他们自己的前途的权利。而且，南非当局最近就纳米比亚的前途发表的各种声明引起了一些目前还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

现在安理会收到两项有关南非的意向的声明。我当然高兴南非政府决定给秘书长写信，答复安全理事会第366(1974)号决议中的要求。但是，我必须指出，我们本来所希望的是对南非的政策作出远较这封信更为明确的说明。

在穆勒先生的信中第二段，他说西南非人民有一切可供选择的机会，包括选择成为独立国家，假如这就是他们所作的选择的话。他这封信中的声明可能应该同五月二十日沃斯特先生在温得和克发表的演说中的一段话对照了解，他说，“就非统组织而言，在原则上，并且请记着我刚才说的，我们对于它们有关该领土自决、独立、维护领土完整的看法，毫无争论。”（S/11701，附件，第4页）

但是，“领土完整”一词本身就可能有好几种解释。例如，它可以仅指目前的边界应视为不可侵犯的，当沃斯特先生在同一个演说中说：“我们南非绝不要求西南非一寸领土”（同上，第3页）时，也许他已说明了他的政府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但是“领土完整”一词也可以解释为——我想安理会的大部分成员国会这样解释——纳米比亚应该作为一个国家完成独立，而不应该按照种族的区别分成若干小国。

穆勒先生说，如果纳米比亚自由地选择作为一个国家而独立，南非政府将不与。虽然我们接受这种表面的保证，但是我们认为如果纳米比亚人能够按照他们的愿望决定他们的前途，就一定要举行自由选举，就一定要使纳米比亚所有各政党享有为它们自己的宪法主张进行运动的自由，就一定要有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而且，依照以往的历史看来，也应该有某种保证，使选举、或全民投票、或最后决定采取的征求纳米比亚人民的意见的任何其他办法，都能以符合国际监督的标准来进行。我或许应该补充说明，我国政府不掩饰我们宁愿纳米比亚成为一个单一的国家，虽然我们赞成将这件事留给纳米比亚人民——照理应当留给他们——以他们自己的智慧来决定。

接着我要提到南非外交部长的信里的声明，他说：

“领土内的任何政治团体，只要它们在法律和秩序的规定范围之内，都可自由地推动和传播他们所想要的宪法改变，并不受干扰地参与任何和平的政治运动，包括选举代表出席为该领土的宪法前途所建议举行的会议。”（S/11701，第2页）

看来穆勒先生在他信中提到的这个要点可普遍地应用，而不能将它仅仅局限于建议举行的制宪会议。如果是这样，我们希望这个许诺得以实现而纳米比亚所有政党将有为它们所信仰的政策展开运动的自由。

穆勒先生在他信中比较含糊的一节说只要居民有此意愿，南非仍将留在该领土并继续管理该领土。这的确是个怪论，因为纳米比亚居民从来没有机会向南非政府表示他们的意愿。我们希望他们不久就能得到准许表示他们的意愿，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要指望南非政府实现它的许诺。独立后的纳米比亚政府可能决定与南非保持或不保持某种实际的联系。这将由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最高利益来决定。但是，基本上纳米比亚早日独立和南非撤离该领土的原则应该一开始就得到承认。

最后我要谈到我们认为是穆勒先生的信和沃斯特先生的演说中最重要的事项之一，即南非政府提议就纳米比亚前途同秘书长的代表、新设立的非洲统一组织的特

设委员会和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进行讨论。我们认为任何这种讨论都不应附有条件。例如，讨论不能只局限于对纳米比亚现状的审查——如派遣非洲视察团之类的问题。讨论要有成果的话，应包括纳米比亚未来的宪法和政治发展问题在内。

因此，我们自问，鉴于安理会收到的对其较早的决议的一项答复有时意义含糊、有时固执地不顺应世界舆论的潮流，但是同时似乎也提供了作进一步进展的一些希望，那么理事会现在应该怎么办？我们认为安理会应该坚决，不应该脱离现实。我们的目标是对南非政府施压力使其改变政策。我们认为这也是安全理事会的目标，而安理会应该避免足以削弱而不能加强它影响纳米比亚境内事态发展的能力的行动。我决不是说南非对第366(1974)号决议的答复是令人满意的。它并不令人满意。但是安理会一致通过的这项决议及其随后所施加的国际压力却产生了一些动向、一些认识，令人们确认纳米比亚必须作出根本的改革。我们的任务是将这扇门更为宽阔地打开。

许多代表团提出其他施加压力的方式。我必须明白指出，我国政府不认为纳米比亚的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一种威胁，因此我们反对安理会针对这种威胁提出的任何决议。我们也同样反对现在就预先判断如果安理会在今年下半年再开会审议纳米比亚问题时，它应该采取甚么行动的任何作法。

同时我国将继续执行它自己对南非输出武器的禁运。日本代表建议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公开声明不卖给南非武器。现在我高兴作这样的声明。

我们根据局势的实际情况设想。正如赞比亚的外交部长所说的，纳米比亚的主要障碍是南非的存在，除非消除这个外在因素，否则没有任何的解决办法。南非政府本身现在已经宣称它愿同非洲统一组织的特设委员会、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秘书长的代表随时进行会谈。我已经说过，我们希望这项提议是不附加条件的，但是我们不得而知。

非统组织本身已经为其特设委员会可能同南非政府接触定了一些先决条件。穆勒先生的信是否完全满足这些先决条件或至少前两项先决条件，这当然应由非洲国

家自行断定。但是，就象法国代表和其他发言人所说的，我们也认为，尽管双方立场之间无疑地仍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但是进行这种接触的时机可能已经到来。让我试着来消除我们认为对这种会谈的目的可能产生的疑虑。我们并不赞成为会谈而会谈。我们认为，促使南非参与会谈的目的是使南非直接了解世界舆论的强烈力量和纳米比亚迅速非殖民化——我特意用这个字眼——是必要的。其次，我们并不坚持这纯粹是非洲的问题。绝不是这样。这个星期我们尝试推展的构想是打算使安全理事会的一些理事国参与任何这种会谈。但是，我们认为非洲国家影响南非政策的力量不应低估，特别是在非洲那一地区经常听到缓和这个字眼的时候。我们自己将尽我们的力量，以我们认为最有效的途径向南非力陈改革的必要。

安理会的理事国知道这个星期我们之中有些人一直在审议一个决议草案，这个决议草案将核准重新同南非政府接触，但是它一开始就指出以我们认为正确的方向来进行接触。这个决议将谴责南非没有令人满意地遵守第366(1974)号决议的规定。它将谴责其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也将谴责其非法采用种族歧视和镇压性的法律。该决议将要求取消班图斯坦政策和南非立即从该领土撤离。它将敦促南非早日同安理会将设立的一个委员会接触，以便按照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和决定制订进程，以和平的方式逐步前进，使纳米比亚居民在他们自由选择的宪法结构内早日达成纳米比亚的独立，特别是，该决议将制订程序使纳米比亚人民自由行使决定他们自己前途的权利。

如果这项决议获得赞成，它将宣称这些程序应包括在联合国的监督下早日举行自由选举，无论如何应同安理会将设立的委员会协商后定出举行选举的日期，这个日期至迟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宣布，而且西南非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应有不受阻挠以平等条件参加选举的权利。

我们构想的接触委员会可能由安理会理事国之中选出的各国代表以及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或其代表和秘书长的代表组成。我说“可能”，因为我们可以就其组成提出各种建议。最后，该决议将预定于十月十五日或该日以前举行进一步的会

议，审查南非遵守决议的规定的情况，倘南非不遵守决议的规定，会议将审议安理会根据宪章的规定准备采取的全面措施。

关于这项建议我只有两点意见，不幸安理会的其他理事国不能接受这项建议。如果这项决议曾以共同意见通过，就可以再度借助安全理事会的全部力量来反对南非的继续占领纳米比亚。更重要的是，安理会在它所希望的局势发展的途径上，即促进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自由选举，可以获得一致的协议。提议的接触委员会就有这种职权范围，对基本要点坚持立场，但不加以太多限制以免在甚至会谈还没有开始之前就把它和南非政府之间立场的分歧不必要地扩大。

我们不能在这个基础上顺利进行，我对此甚感遗憾。我认为——我必须向安理会说——我们已经失去了真正的机会，现在我必须向安理会说我不知道这种机会什么时候会再来。我希望它会再来，我应该指出我刚提到的那些建议都是根据我国政府的坚决信念而提出的严肃建议。在我对不能达成协议而表示遗憾的同时，我要向上个星期我就决议的各项规定与之讨论的各位表示感谢。即使我们不能完全同意，我们还是尊重他们的意见，我希望他们也尊重我们的意见。我也要指出我国代表团对各方之间进行协商之密切以及进行这些协商时的精神表示热烈的欢迎。或许，我们的协力合作下次将获得更大的成功。

但是这不是事情的结束，南非政府不应该有此想法。现在是南非终于了解反对它的国际舆论的重量和这些舆论背后的感情深度的时候了。沃斯特先生在一九六七年说过，他又在温德和克的演说中重复地说：“今天遭人诅咒的明天可能成为合理的实际政治”。我们认为南非本身真正的利益在于纳米比亚的和平转变和早日从该领土撤出。事实上这正是南非政府本身现在所说的话。我们认为他们对这个辩论和整个国际社会所表示的正当关切的反应是他们是否有诚意的试金石。我们全都期待，而我们也有权期待他们的话将成为事实，期待纳米比亚确实可早日获得自由和独立。

主席：谢谢联合王国代表对我个人所说的客气话。

大家都知道安理会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应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六月五日来信（转载于S/11712号文件内）的要求，同意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伦敦反种族隔离运动的阿布杜勒·明提先生发出邀请。所以我现在请明提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明提先生（反种族隔离运动）：我愿意为安全理事会给我这次发言的机会，并特别为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代表团建议举行一次听询，表示感谢。向安全理事会发言是一种荣幸，一九七二年我很高兴在亚的斯亚贝巴在非洲统一组织的主持下有一次类似的机会。

这个荣幸对我作为南非人而言具有特别的意义，而作为英国反种族隔离运动的代表而言更有特殊的意义，英国的反种族隔离运动是一九五九年为促进消除南部非洲的种族隔离和白人统治而成立的。

我紧接着我的朋友艾弗·理查德先生之后发言或许也是适当的，因为他在一九六〇年代是反种族隔离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成员之一。我们的运动一贯支持联合国和非统组织的政策，而在我们权限之内我们已经用尽了一切可能的方法提醒英国和世界舆论注意南部非洲的冲突中潜伏的各种危机。

自从一九六〇年紧接着在沙普维尔和朗加用英国撒拉逊式装甲车屠杀非洲人的沙普维尔事件后，我们开始为促进国际武器禁运组织了一个世界性的运动，我们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成功。

我并不是来纽约告诉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应该作什么，这是应当由安理会议事国和其他会员国根据它们对纳米比亚人民的承诺和被承认的真正纳米比亚人民的代表西南非民组向联合国的请求来决定的。我的目的是与安全理事会共同了解纳米比亚问题和提供可能有助于有效执行其任务的一些情报。

我们的运动自成立以来一向关心纳米比亚问题。一九六六年我们在英国举行了一次关于西南非问题的国际会议。那一次在瑞典现任总理奥洛夫·帕尔梅先生主持下的牛津会议达成了结论，认为确保南非从该国际领土撤离这件事是有明确的

道德、政治和法律基础的，并建议终止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不幸，会议也达成结论认为西方大国缺少坚持这项职责的政治意志。

大会于一九六六年十月终止了这个委任统治，要求南非从该领土撤离，并宣称该领土由联合国负责。从此实施种族隔离的这个政权坚拒放弃对该领土的控制并在领土内采取非法和残暴的行动，这只有使国际间更有充足的理由对这个非法占领国采取行动。

但是我们再度看到西方主要的国家完全缺少采取有意义的行动的意向。由于有这种西方撑腰的保证，南非给秘书长的信——我已经仔细阅读了——似乎并没有表示比勒陀利亚政权要从纳米比亚撤离和将它交给联合国的意向。更有甚者，沃斯特政权在这封信中宣称，在十二月到现在这段期间它已找到领土的“真正领导人”并准备同这些“真正的领导人”进行会谈以促进南非在纳米比亚实施的种族隔离政策。

我们知道比勒陀利亚完全拒绝西南非民组。在安全理事会里和其他场合有人谈论，应该进行选举，以便了解西南非民组是否得到人民的支持。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应该非常谨慎地弄清楚我们究竟需要使谁信服西南非民组是纳米比亚人民的真实组织。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都已经承认西南非民组。所以我们在这里是不是要在非法占领国承认联合国对该领土的权利之前，试图证明西南非民组的真实性？对南非而言——如果西南非民组名符其实，问题很简单：从纳米比亚撤离，让联合国进行非殖民化的进程。这一点是他们完全拒绝的。

在安理会和其他组织中，南非被描述为是一个警察国家，而纳米比亚人民也深受它的恐怖主义的暴力之害。但是，近几年来，由于迅速的军事化，这个警察国家也变成一个驻军国家。近几年来，纳米比亚的占领政权迫于抵制纳米比亚人民的反抗，派遣了与日俱增的陆军和空军特遣队以维持它的控制。一九七四年六月，比勒陀利亚政权宣布派遣大批防卫部队特遣队驻防纳米比亚。并且，该政权破例第一次公开夸言它在占领领土的军事基地。

南非政府在比勒陀利亚发行的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南非文摘》说——我手边有一本，我乐意特别向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提供。

“驻扎于卡普里维地区的南非陆军在有效的低度战争编制的基础上是有充分的作战能力的……受过训练的国民兵坐直升机从该地区的战略布署基地飞往选定的地点执行巡逻任务。”

在同一杂志的一篇关于边界戒备的特别报道中，《文摘》很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情况，我引述第8页：

“一架南非空军巨型的C-160泛洋军队运输机在卡普里维的姆帕查空军基地降落了……数百名英武的南非士兵坐在装甲车和卡车上。武装到牙齿的队伍那种看来轻松的态度正掩饰着它们显而易见的随时行动的状态。”

“这真是令人安心的景象。事实上这些是战线上阵容雄厚的士兵。对正式的南非新闻界团体的成员而言——它们是首批获准进入反恐怖主义战争地区的新闻界团体——这弦外之音是响亮而明确的：南非的战斗边界是由具有战斗力的士兵所防守的。”

这篇报道中提及C-160泛洋运输机，这是法德合制的，由法国卖给南非，关于这一点，所有各运动、非统组织、甚至于卡安达总统都向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提出正式抗议。

在同一个杂志《文摘》中载有一些照片。有一张清楚地显示在纳米比亚的部队巡逻队正在使用的一架直升机。我鉴定出来这是法国供应的超级弗烈隆式直升机。每当法国政府被要求不向南非提供武器时，它总是回答说法国的武器不是用在南部非洲进行内部镇压的，而在任何情况下联合国都没有就这个问题执行强烈性的禁运。去年当新当选的法国总统向世界宣称法国将不供应用于镇压为自决而斗争的人民的任何武器时，我们为之振奋。我了解一个政府经常需要一段长时间来执行它的政策，但是就是对法国而言一年已是够长的时间了。这是确凿的证据，

证明法国的武器确是在纳米比亚被用来维持南非的非法占领。 这些武器是用来镇压纳米比亚人民为自决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 按照这项证据来看——我还可以从南非的资料来源提供更多的证据——法国政府作了些什么呢？如果巴黎政府对此不知情——这是不大可能的，同时按照我今天提出的这项证据来看，它将打算作什么呢？ 我认为法国政府在这方面不会作出不体面的事，因此它会向安理会保证从此停止向南非供应所有的军事设备和这些武器的备件。 我也希望，法国政府由于它本身同比勒陀利亚政府——它显然违反法国关于供应这些武器的各种条件——相交往所得到的经验，立即宣布向南非实行完全的禁运，并将南非的武器采购人——我得知他目前正在巴黎航空展览会进行洽购更多的武器——遣回南非。 我们认为这是全世界，当然还有法国人民，期待法国政府采取的最低限度的行动，我们等待着巴黎的反应。

最近我收到一些看来是确实证据的文件，显示北约组织军事装备和备件的代号编纂系统目前已扩充到南非。 我们已经将这份资料交给联合国反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这份资料已于一九七五年六月四日在纽约公布。 南非设有现代军事通讯系统，总部在离西蒙斯敦不远的地方，纳米比亚沃尔维斯湾设有这个通讯系统的一个分站。 我对这个系统作了相当的研究，这个系统监测南大西洋各地、整个南极区域和横越印度洋离印度很远的地方的所有飞机、船只和潜艇，并能够同它们作直接的接触。 一些军事杂志报道说它同伦敦和华盛顿直接有联系。 我们掌握的文件显示一些西德的商号和西德国防部为这个系统作了初步的布置。 这些文件又显示这个阿德福卡特系统使用北约组织设备和备件的代号。 我指的是北约组织 AC/125 第 8 号（修订）格式，这是北约组织的备件代号编纂格式。 自从几天前公布了这项情报以来，我们的办公室又收到进一步的文件，这显然是南非当局拥有的文件，标题为《北约组织关于装备的代号编纂，情报的初步交换》。 这项资料的代号是北约组织 AC/135 第 8 号（修订）。 因此，这两个格式是互为补充的。

过去北约组织承认在南部非洲附近筹备作战计划，但是所有北约组织缔约国及其秘书长都否认南非与北约组织有任何联系。 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不是北约组织

缔约国，又远在该条约地区之外的南非会有只为北约组织缔约国提供的这种代号编纂系统。谁向南非提供这项代号？这是否表示北约组织的主要国家已经很大程度地依赖南非在南半球所提的防卫作用，以致于它们打算把南非看作几乎是北约组织的缔约国一般？从南非在北约组织各国首都的大使馆所作的广告来看，我们是否可以得到结论，认为西蒙斯敦作为北约组织的基地使用只是时间的问题？最近有了各种严重的发展，即一些西方国家公然表示它们有意依赖南非负责南大西洋和印度洋的安全问题，因此授与种族隔离政权作为在该半球主要的区域国家的任务。对非洲所有国家以及不但是南大西洋而且是印度洋各沿海地区的国家，这些发展都构成了非常实际的危险。我说过这个阿德福卡特通讯系统在占领领土内的沃尔维斯湾设有分站，因此凡是使用这个通讯系统的都有赖于南非对该区域的继续占领。关于这一点，我们愿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我们收到一九七五年四月三日伦敦外交和联邦事务部一个部长警告我们的来信。这封信说：

“英国政府承认沃尔维斯湾是南非共和国开普省的组成部分而卡普里维地带是西南非（纳米比亚）的一部分。沃尔维斯湾从来不是委任统治地的一部分，在一九二〇年授与委任统治权以前它是南非联邦的一部分。”

我认为，应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要它解释它所了解的维持纳米比亚领土完整的需要是什么意思。

我前面提到纳米比亚的军事化。在占领领土内设立的基地不只是用来保障比勒陀利亚控制；它们也是为攻击北部非洲国家而装备的主要基地。四月十九日《约翰内斯堡明星报》引述安哥拉内政部长卡班古先生的话：

“南非在我们地区附近装备了非洲最新式的基地之一，其中装置了火箭发射器——都指向我国这个方向。”

南非就这样派遣大批的武装部队越过在联合国法定管理下的纳米比亚国际领土的边界。在占领领土内设置的基地是为了便于对邻国和纳米比亚人民进行攻击。我们认为，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该领土的军事化，在那里设置大的军事基地和

容许设置这种基地都是破坏和平的明证，在宪章意义的范围内也构成了侵略行为和对国际和平的威胁。

我已经说过，一九六〇年我们在英国发动了关于禁运武器的运动。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七日刚当选的劳工党领袖，当时是反种族隔离的成员之一的哈罗德·威尔逊先生应我们的邀请参加了我们呼吁停止向南非供应武器的运动。 当时我们在特拉法加广场召开大会时，他是主要的演讲人，他说：

“立即采取行动”——这是向英国政府呼吁——“阻止这种镇压武器的血腥交易。”

他还说这不能等到工党政府执政的时候，因为这件事十万火急，麦克米伦先生应该立即采取行动。

现在我想知道一九六三年以来南部非洲发生了什么情况，因而减轻了它对和平的威胁而不那么迫切需要这种行动。 我已经解释了纳米比亚的形势。 英国代表提到罗得西亚问题，但是他在这部分没有提到南非派遣武装部队到罗得西亚而严重侵犯英国对其殖民领土的主权。 这显然是破坏和平。 为什么没有采取任何宪章第七章的应付办法来对付这个问题？

第三，自一九六三年以来，南非的预算激增。 我们不认为英国的领导人是支持种族隔离政策的，因此我们难以了解为什么他们看来难以断然表示南部非洲军备的增加对和平是一种威胁，从而要求对武器禁运采取强制性的行动。 他们已经宣称要执行禁运。 事实上，当几个星期以前我们都在京斯敦的时候，其他联邦国家的政府首脑对英国应该执行的严格武器禁运表示欢迎，对宣布终止西蒙顿协定也表示欢迎。 那么问题是什么呢？

美国告诉我们它从一九六三年就决定执行武器禁运。 我们知道这项决定并没时彻底执行，也知道各种严重违反这项禁运的事件。 但是，不象法国那样，联合王国和美国都说它们执行了武器禁运。 那么，困难是什么呢？

西方的大国似乎自始至终都告诉我们说，它们对纳米比亚的政策，它们对罗得西亚的政策和它们对南非的政策都是根据有益于南非的利益而制定的，因此它们的结论是，在任何这些问题上，不管它是纳米比亚问题或是罗得西亚问题或是种族隔离问题，它们不应该同南非对抗。这些年来，这个政策使它们采取了一种立场，在它们反对解放的政策上同各种解放力量形成了直接对抗的情势。它们把这些政策说成是和平的改变，事实上，这是指南非政府所决定的那种改变，以南非政府所决定的程度，以南非政府所决定的速度，以南非政府所决定的方向来进行这种改变。这就是在种族隔离政权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它们所能接受的唯一的改变。

我们认为目前的情势更为危险，因为南非和西方大国之间正在形成的军事同盟将逐渐使国际行动在未来的岁月里更难有开展的希望。看来每当安全理事会在处理有关南部非洲的议程项目时，西方的常任理事国就立即开始准备使用它们的否决权，以阻挡所提出的任何有意义的行动。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有保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神圣庄严任务，而正因为它们同南非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和其他的关系，所以它们把这些利益看成比对于这种情势所作的任何客观估价更为重要。因此，当目前对和平的威胁酿成大祸，触发一场大战时，这个责任不只要由比勒陀利亚来负，而且也要由伦敦、巴黎和华盛顿来负。

我们认为既然对于纳米比亚的责任已决定由联合国来负，南非就应该结束它的非法占领。但它拒绝这样作。因此，我们认为安理会显然有责任采取步骤将占领该领土的政权驱逐出去。一些居于高位的人告诉我们，这一点是办不到的，因为常任理事国决不考虑这种行动。

同时，近几年来西方国家声称它们同比勒陀利亚的特殊关系使它们相信改进是可能的。一九七二年安全理事会特别会议上也曾有这种说法。甚至于现在似乎还有人告诉我们，现在还有机会。我们应该给南非另一个机会。

南非说他们不要纳米比亚一寸土地。但是这些年来，南非受到各种国际压力还是觉得不宜于将纳米比亚的任何一寸土地交给联合国，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才是关键问题。是谁控制了纳米比亚几寸、几哩和整个的领土？南非必须撤离，而外界各国必须确实作到的最低限度的事项是拒绝提供一切武器和装备，终止一切军事关系，使非法占领国得不到它用以非法占领该领土的军事援助。

有人告诉我们最近发生的种种新的改变，有一些方面的进展和南非政策的转变。但是问题不在废除一些歧视政策而已；而在于结束白人在南部非洲的统治。

最后我要指出的是，安全理事会可能再度瘫痪，看来这是可能的。我们认为我们并不因此而全然灰心，因为我们对西南非民组的战斗精神和力量有信心。我们将继续支持他们。我们不但将在英国，而且在世界其他有反种族隔离运动存在的地方继续推进这个运动。我们将继续支持联合国和非统组织关于这个问题的政策。

最后我要再度提出关于西方国家怎样对待南部非洲的问题。我用我们在安理会一九七二年的会议上总结我们意见时所用的同样的话来发问：西方国家究竟站在那一边？它们站在非洲、联合国和解放斗争的一边呢，还是站在南部非洲种族主义政权的一边？

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将决定安理会能否有效执行它对于南部非洲的责任。

奥约诺先生（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主席先生，我一开始就要说，我国代表团对于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的职位，感到非常高兴。贵国伊拉克和喀麦隆一样具有相同的和平、独立和自由的理想；在我们不结盟国家的伟大家庭中，伊拉克曾起了并且继续起着宝贵的作用。我们觉得很高兴、你恰巧在现在再度审议南部非洲问题的时刻担任主席。我们知道你的外交长才在安理会各理事国中卓有声誉。我们深信，会议是在可靠的人的手里。

我也愿乘此机会诚挚地感谢圭亚那外交部长兰法尔先生阁下和大使杰克逊先生，他们两位干练而有效地主持了上个月安理会的会议。

本组织专门讨论纳米比亚问题已差不多有一个星期，并且蒙各不结盟国家的国务部长和外交部长出席参加；我在这个阶段来参加辩论，愿向各位代表保证，在一整天的演说将要结束的时候，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代表团不会滥用安理会给它的这个机会。

如果国际大家庭面临著一个答案极为明显的不合于时代要求的悲惨问题，那就是纳米比亚问题。对联合国、对非洲大陆以及对最基本的人权来说，这个问题都是一个试金石。

这种情况有它的历史背景和地理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因素，这些年来，我们在安理会和其他场所已就此一再地加以解释分析和讨论，对它们知道得太清楚了。我们大家都一致认为这种情况是不能允许的、不人道的、令人厌恶的、恶劣的——对于种族隔离问题，别国代表团在本组织的词汇中已增加了不少别的形容词，我就不必加以重复了。

对于在南部非洲继续不断发生的事，我们已读到很多，听到很多，也思考了很多。我们曾经反抗过；我们曾经表示过、决定过、执行过、重复过各种方法并且设想出似乎很有希望的办法、要使法治和民主在那块土地上实现。我们也曾希望过，想象过和倡议过别的处理办法，但是每到总结的时候，现实总是毫无改变。

南非对它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土地连一时也不会放弃，并且继续在那个国家实施种族隔离政策。难道还需要在这里再一次回顾企图把纳米比亚领土分割为班图斯坦的奥登达尔委员会的报告吗——当然，是有这样的了解，关于纳米比亚境内遍地沙漠但富于钻石矿藏的那部分，有百分之四十分配给非洲人，百分之六十分配给欧洲人，但全部800,000居民中只有100,000是欧洲人。

南非为什么要让步呢？它还可以长期地依赖安全理事会的某些常任理事国；这些理事国虽然自称是自由主义者，却真对南非有兄弟般的情谊，通过其他组织对它提供武器和其他表示团结的证据。我们不久便明白，而且几年以来早已明白，只把这个道理说一说，揭露一番，并把它从某些人想加以埋葬的深坑中救出来，是不

够的——虽然这样做也不是不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和智慧。我们不能不悲哀地注意到，只在这里提出这个道理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让所有的人接受这个道理——在我看来，这是件更难办到的事。

谈尽管谈，辩论尽管辩论，但是结果早就决定了；对抗绝大多数国家的想法的联盟已经组成或正在组成。我们这才了解到，为什么沃斯特先生面对国际社会对他的令人厌憎的政权所表示的感觉、关怀和威胁，却泰然自若，因为他非常清楚，在本组织的声明、言词和我们的行为之间，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着显著的差距；如果我们不努力的话，这种差距将来还会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比勒陀利亚对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通过的第366(1974)号决议就象对三十多年来在这里通过的所有决议一样，丝毫不多予重视。

对于比勒陀利亚五月二十日的答复，这里已有人大展辩才，提出了许多高明的意见。尽管沃斯特先生只是讥讽地为比勒陀利亚的理由提出辩解，尽管他曾扬言，他并不承认纳米比亚人民有自决和独立的权利，而且在行使这种权利时，不容许他所谓的“联合国或任何其他外来组织的干涉”，但是仍有人希望从这项答复里看到一点征兆、一线光明，仍有人觉得已找到了打破僵局的第一步，要求我们再拟定和发动一项程序，顺着这个途径走去，终究我们会明确地知道沃斯特先生的想法和隐藏着的真正动机——这不过是用诡辩来困惑我们罢了。

我们对联合国秘书长具有最大的信任和最高的敬意，对他为国际和平与安全所作的不懈努力也深表感激。但是同时邀请秘书长立即任命代表到当地去调查已有的成就这一举动，显然是沃斯特先生的一个诡计，他想要从任命这样一个代表的事实，使本组织认可他的政策。我们尤其怀疑这个办法会产生什么结果，因为以前就试过这个办法，但毫无成效。

对我国代表团来说，沃斯特先生的信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别人能在信里找到一些东西，用来促进纳米比亚正义而崇高的事业，我们也并不觉得奇怪，因为文

章就象旅馆一样：你带进去什么，就能找到什么。我国代表团情愿追随我们的兄弟，西南非民组主席、萨姆·努乔马先生对沃斯特先生那封信的解释；他认为那只是又一种拖延的办法，阻止安全理事会采取实际而合法的措施来对付少数政权对纳米比亚的占领。

对不结盟国家来说，安全理事会对于南非问题有责任恢复和重申它的权威和信誉。安理会的行动必须根据第366(1974)号决议执行部分的最后一段，就是说，把宪章规定的适当措施应用于南非。至于是哪些适当措施，安理会绝不能只限于谴责、呼吁和规劝；它必须想到要适用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9段中规定的那些更为有力的措施，就是说：它必须认定南非对纳米比亚领土的非法占领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它必须决定所有国家应该防止：

- “(a) 以任何武器和军火供应南非；
- “(b) 以任何飞机、车辆和军事设备供应南非武装部队和半军事组织使用；
- “(c) 以南非武装部队和半军事组织使用的武器、车辆和军事设备所需要的零件供应南非；
- “(d) 在它们的领土内进行或意图进行以武器、军火、军用飞机和军用车辆供应南非以及供应设备和物质在南非和纳米比亚制造并维修武器和军火的任何活动；”

安理会必须决定

“所有国家即令在本决议通过日期以前已订立任何合同或已发给任何特许证，仍应执行本决议第9段(b)项的决定，并应将其依照上述规定所采取的措施通知秘书长”。

安理会还必须决定

“在安全理事会已经断定南非对纳米比亚领土的非法占领业已终止并认为满意之前，第9段(b)项的规定应继续有效”。

我们希望说清楚，这个对南非的武器禁运必须彻底、严格，而且不论是攻击性

或防御性武器,都一律包括在内。

国际社会的压力必须坚定到足以表示我们一定要在纳米比亚恢复法治的决心。就是根据这个精神,不结盟国家集团同安全理事会别的理事国进行了细致的、具有建设性的协商,达成了S/11713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我现在谨代表我的同事提出这个草案。

在这个情况下,安全理事会注意到南非不但没有作出第366(1974)号决议第3段中所要求的宣告,而且这个种族主义政权正在每天加强在纳米比亚的压迫、剥削和种族隔离结构,企图彻底破坏该国的国家团结和领土完整,因此安理会应明白谴责南非政府没有遵守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安全理事会第366(1974)号决议的规定,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领土,并在纳米比亚非法和专断实施种族歧视的和镇压性的法律和惯例。安理会还应当进一步要求南非政府即刻终止其班图斯坦的不人道政策并采取紧急必要的步骤撤出纳米比亚。

我们要求安理会重申联合国对纳米比亚依法负有责任,并要求南非采取适当措施使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得以作出旨在将权力移转给纳米比亚人民的干预,以期人民可以在不受任何外来压力之下对纳米比亚的前途作出决定。必须尽速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下举行自由选举,无论如何最迟不得超过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安理会也应重新申明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

专就这一点来说,我们要求秘书长就本决议第9段和其他规定的执行情况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大家了解,这项对秘书长的授权并不意指南非与联合国之间有任何形式的对话。

在考虑了安理会某些理事国具有建设性的建议之后,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决定不把强制经济制裁和从联合国逐出南非列入草案。可是,如第14段所说的,如果不认真遵守这个决议,安理会就要在一九七五年九月三十日或以前开会,决定如何采取宪章所规定的其他各种强制措施来制裁南非。

对于现在供安理会审议的这份决议草案,这就是我代表不结盟国家所要说的话。

我们深信，当自由和独立的飓风正在非洲大陆南部盛吹时，安全理事会这项决议的通过和实施，以及西南非民组在非洲、第三世界和爱好和平人民大量援助和大力支持下已赢得的崇高解放斗争中的胜利，都会使英勇的纳米比亚人民得以早日行使他们不可侵犯和不可剥夺的独立权利。

主席：谢谢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代表对我国和我个人的友善的话。

契尔努申科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先生，白俄罗斯代表团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职位，并对安全理事会在六月里面临的责任重大的困难工作能在你的领导下完成表示满意。

对于圭亚那外交部长和常驻代表在上个月担任主席主持会议的劳绩，我们也要表示由衷的感谢。

国际社会再一次看到了在安全理事会中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紧张冗长的辩论。辩论中共有三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发言，包括若干非洲国家的外交部长。西南非民组主席萨姆·努乔马先生和别的反抗南非种族主义的爱国人士和自由斗士也都在安理会讲了话。

但重要的还不只是辩论的范围；辩论的性质本身也很重要。大家越来越清楚，谁采取了什么立场，是谁真正站在正为最后消灭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而战斗的人民一边，是谁真正站在纳米比亚人民及其代表一边，是谁到现在还没有吸取到历史教训，仍然象以前一样继续着枉费心机的挣扎，想推迟非洲最终从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解放的进度。

对纳米比亚及其人民的命运持什么态度，这不是一个次要的问题，而是一个原则的问题，政策的问题。

我国代表团对非洲各国代表的发言留有很深刻的印象。我们只要从这些发言中摘录若干短句，就足以清楚地描绘出在纳米比亚叫人难以忍受的情况，突出南非在那个国家所实施的政策种族主义本质。下面就是我摘录出来的一些句子。

“南非轻易地躲开了一些主要的问题——纳米比亚的自决、独立和领土完整等问题。”

这是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说的话。

“南非并没有占领纳米比亚，而是应当地人民的请求才去的——这个说法是伪造历史，歪曲当前的事实。”

这是索马里代表强调的。索马里现在是非洲团结组织的主席。

联合国非洲集团国家主席、布隆迪代表在发言中指出，南非继续占领纳米比亚正如大会所宣称的是一项侵略行为，而且是对非洲该地区和平的威胁。利比里亚外交部长认为南非种族主义者想永久实行班图斯坦政策显然是想“维持南非在该领土上政治和经济的统治。”

在谈到南非何以不遵照安全理事会的决定时，加纳代表说：

“如果不是由于南非与某些西方国家间曾经有和仍然有各种经济、政治和军事的联系，这些决议也许已经达到了所要求的效果。”（第一八二四次会议，第18页）

坦桑尼亚外交部长强调说：

“……不论人们怎么去想因南非继续违抗国际大家庭的意愿和因南非残酷镇压纳米比亚国际领土的人民在纳米比亚所造成的现状，真正的问题在于该地区的和平、安全与安定受到严重的威胁，因而迫切需要安理会采取迅速、果敢和明确的决定。”（第一八二六次会议，第23页）

我国代表团也留神倾听了阿尔及利亚代表的发言，这位非洲的子孙和阿拉伯世界的代表告诉我们，不结盟国家协调局各成员国的外交部长在哈瓦那会议通过的一项文件中所要求的事情之一，就是南非的白人少数专制政权应该遵守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各项决议和决定。外长们并宣布支持在民族解放运动——西南非民组——领导下的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要求安全理事会担负起份内的责任，采取联合国宪

章第七章中规定的必要措施。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文件，证明正在国际事务中起着巨大积极作用的不结盟国家是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

对于要求终止在南部非洲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非洲各国人民和其他各国人民，我国代表团表示强烈支持。自从葡萄牙殖民帝国崩溃之后，南部非洲现在具有达到上述要求的最有利条件。

白俄罗斯对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立场已在联合国一再声明。白俄罗斯一贯赞成给予纳米比亚人民自决和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一向赞成维护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并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反抗南非种族主义者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领土的斗争。

白俄罗斯支持旨在把纳米比亚尽早从南非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一切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我们曾一再指出，纳米比亚问题无法解决的根本原因和南非种族主义者胆大妄为的原因，就是因为南非当局及其对纳米比亚的政策得到若干西方国家的直接支持。全世界也都知道，对给予纳米比亚人民自由和独立的工作进行阻挠的是那些正在窃取掠夺纳米比亚的无法补偿的自然财富和残酷剥削纳米比亚人民的跨国垄断集团的贪婪野心。

安全理事会在第366(1974)号决议中，除其他事项外，要求南非郑重宣告愿意遵守联合国各项决议和决定以及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国际法院关于纳米比亚的咨询意见，并承认纳米比亚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和统一；要求南非采取必要步骤，撤出它维持在纳米比亚的非法行政机构，并在联合国的协助下，将权力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要求南非采取步骤，释放所有纳米比亚政治犯；要求南非废除在纳米比亚实施的一切种族歧视和政治压迫的法律和惯例，特别是班图斯坦和本土法；等等。

南非政府到现在已有足够的时间对安全理事会的决定作出积极的反应。但是，南非的种族主义者却背道而驰，这可以从他们对安全理事会上述决议的正式回答中看出来。他们正竭力推行班图斯坦和本土政策以延续他们对纳米比亚的统治，同时扮演出所谓纳米比亚有计划的变革的闹剧，而有些安理会理事国竟把它形容为令

人鼓舞的、形容为为谈判铺平了道路，等等，来为南非辩护。

伦敦出版的《非洲》报在一九七五年第42期中把南非种族主义者的所谓新政策形容为：

“对新政策的现实评价显示，它是由我们熟悉的诡辩和暴力所组成的。”

同一报纸又说，比勒陀利亚当局

“决心把独立的奥万博兰从纳米比亚其余的领土中割裂出来，组成在富有的白人区域统治下的一个小国邦联。”

联合国对于结束南非政权的殖民地种族主义政策所作的努力是无懈可击的。但是，这些努力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大家早已知道。这原因就是，南非继续得到若干西方国家的直接支持和保护。安全理事会现在应该对南非政权采取最果断的措施，包括适用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强制性制裁办法，迫使该政权实行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解放纳米比亚领土，给予其人民自由和独立。朝这一方向的努力不但不能削弱而且必须加强。同时，我国代表团承认纳米比亚人民具有合法的权利以使用一切可用的资源，继续他们反对侵占他们领土、反对种族隔离政策和反对掠夺他们国家的自然财富的斗争。

我国代表团极感兴趣地倾听了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代表的发言；他代表五个提案国——都是安全理事会的不结盟理事国——提出了S/11713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我国代表团极为同情这个决议草案，因此支持这个决议草案。

最后，我国代表团愿再一次强调，白俄罗斯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一贯不变地赞成非洲从新老殖民主义获得彻底解放；我们不愿看到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在非洲大陆的任何一个区域、任何一个领土继续肆虐。

在结束时，对于曾在发言中高度赞扬社会主义国家所采立场并对社会主义国家给予非洲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以援助和支持表示感谢的那些非洲国家代表，我们也愿表示我们的感谢之忱。

主席：谢谢白俄罗斯代表对我说的友善的话。

萨拉萨尔先生（哥斯达黎加）：主席先生，你在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主席期间获得大家的祝贺，我国代表团也愿随同大家一起向你祝贺。 你的技巧和机智已在你杰出地主持我们辩论的时候表现出来；在你主持会务时，我国代表团随时准备与你合作。

我们也愿意一起赞扬圭亚那代表团担任上个月安全理事会主席时的表现。 圭亚那外交部长兰法尔先生到纽约来主持安全理事会的会议，表示他的国家对安理会事务的重视。 我们也应向负责非正式协商的杰克逊大使致敬。

安全理事会现在正处理一件重要的事；这件事在过去也曾多次辩论过。 几年以来，纳米比亚问题是最引起大会和安理会注意的事项之一。 尽管联合国经常注意纳米比亚问题，每当又一次辩论这个问题时，我们比较联合国的决定及其造成的微不足道的成果，总不免感到有些沮丧。

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联合国在纳米比亚问题上所采的立场。 我们相信，去讨论联合国对纳米比亚领土的权利问题的背景和南非赖在那里的显然不合法性，都是无补于事的。 作为本组织的一个创始会员国，我们亲眼看到那些受殖民主义统治的人民为实现非殖民化工作所作的努力；我们并曾对这项工作有所贡献。 我们欢迎所有非洲新国家的独立；它们今天都在联合国里有了席位。 我们希望和它们共同奋斗，使别的仍然在殖民统治下的非洲国家不久就能享有独立的合法权利。

最近在葡萄牙发生的事件为几内亚比绍的独立创造了有利条件并很可能也让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在最近获得独立。 虽然非殖民化工作的步调已有进展并从上述在葡萄牙发生的事件获得相当大的冲击力，在南部非洲仍然有殖民的据点，从这些地方的行为可以看出，要使这些国家脱离殖民统治，我们绝不能放弃我们的努力。

自从大会决定结束南非对后来称之为纳米比亚的领土的委任统治并在该领土获得独立以前直接负起责任，纳米比亚问题就成了联合国最显著的难题。 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许多决议中都令人厌烦地一次次重复声明，南非赖在纳米比亚是非法的。

我们曾一次又一次地要求南非撤出对纳米比亚的非法统治机构。可是，到现在为止，由于南非政权坚持对该领土的非法占领，所有的警告都等于白说。

这种情况不能让它无限期地继续下去。这是公然藐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必然会破坏大会决议应得的威信和对安全理事会决定的尊敬。

我们这些信任大会决定有道德力量和安全理事会决定有约束力量的人必须问一下，南非的顽抗是不是并不只是妨碍人民获得独立，而且，或许最令人遗憾的，还由于它拒绝支持这些决定，因而损害了联合国的完整性和权力。

象我国这样的国家，由于我们决定不进行武装而因此易受外国威胁，我们把我们的安全在国际一级信托给象联合国这样的组织，因为它能随时掌握必要的道德和强制力量，对抗对我们的侵略。对我们来说，不尊重联合国大会的决定和破坏它的权威可能会有极严重的后果，对许多国家而言，这后果将威胁到它们自己的生存。

因为哥斯达黎加始终支持反殖民化工作的进程，又因为它全心全意致力于联合国在全世界各地应负起的责任，所以它严厉谴责南非的行为。我们相信，采取必要行动强制南非尊重大会决定的时候已经来到了；大会通过这些决定时，原期望能早日达成纳米比亚独立的。虽然我们了解，要达到这个主要目标，也许需要与南非政权作更多接触，但在安全理事会差不多在六个月以前通过了第 366(1974) 号决议以后，我国代表团认为已没有什么可以谈判的了。

应该认识到，第 366(1974) 号决议规定了一些南非政权应该做到的范围和条件。可是，就象许多人已经说过的，南非并没有遵守安全理事会最近的要求；所以，尽管如 S/11701 号文件所述，最近南非政府作出了正式的声明，可以谈判的东西是很有限的。

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领土已到了紧要的关头。我们相信，应该按照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增加对南非的压力。安理会可以自行决定要采取的制裁的方式和范围，但我们相信，应该以对南非强制禁运武器作为开始。为了维护联合国的权威，

采取一些这种形式的行动是必要的。显然，联合国的权威已因南非顽固地拒绝支持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而削弱了。

主席：谢谢哥斯达黎加代表对我个人说的客气话。

凯恩先生（毛里塔尼亚）：主席先生，一开始我就要告诉你，我国代表团对于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主席，感到非常高兴。你在安全理事会正处理非洲最感关心的问题时负起了这个崇高的责任——这个问题之所以引起非洲的关注，不仅是因为我们在全世界的地位，也因为这问题的政治含意。我是一个毛里塔尼亚人，是一个非洲人，看到与毛里塔尼亚有数百年友谊、一向维持亲密关系的伊拉克的一位代表负起了你现在负起的伟大责任，只有感到高兴。只有很少数几个象贵国这样的国家了解到，一个国家的伟大并不只在于它的经济力量或在于它发现了原子的秘密，而主要在于它坚定不移、真心诚意地支持作为全世界人民间关系的基础的普遍道德价值。我们极为高兴和满意地追随你在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系统所采的积极行动。你个人的品质、智慧、才能和客观态度为贵国代表团工作的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

我们又一次开会审议纳米比亚问题。不管我们的辩论结果如何，我相信你会同意，很少有几个问题象这个问题这样引起本组织的关心和世界舆论的注意。有关纳米比亚的文字已连篇累牍；这个问题已激起极大的怒火和愤慨。这个问题曾使许多希望落空；有时候，我们甚至怀疑本组织是否有用，本组织的目标是否有价值。纳米比亚人民的苦难和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就象疽疮一样每天破坏着本组织的道德健康。南非和以色列——究竟还是应该把它们的名字说出来——仍在继续藐视本组织，不顾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以及国际法院的意见。

如果说自从国际联盟时期以来，世界该地区的局势就没有什么改变，那是因为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和南非的种族主义——二者都是金钱势力的自然延生产物——仍然得到联合国内某些国家自私的全力支持。它们尽费力气，狡猾地想在非洲南北维持现状，因为现状适合那些仍在幼稚地梦想把非洲变成外国垄断集团的独占品的人的想法。

在把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主义这两个制度相提并论之后——由于它们的动机相同，显然二者在基本上是一样的——我现在要特别谈到在我们面前的纳米比亚问题。在这里我不谈纳米比亚的长久历史，因为那要花好几天甚至好几星期的工夫。我只从安全理事会在其关于纳米比亚的工作上暂时停顿的地方谈起——就是说，从第366(1974)号决议谈起。

这个决议是在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以前通过的许多决议以外又加上一个，在通过这一决议时，非洲再度希望给南非政权一次机会，同时也让安全理事会中那些觉得可以再给南非种族主义者一段时间使他们明白道理的某些理事国觉得舒服一些。一年以前，比勒陀利亚政权说，需要给它六个月的时间来改变南非的情况，并依照国际社会所经常表示的愿望采取行动。根据联合国的决议，我们给了南非不是六个月，而是九个月的时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结果又是毫无成效。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南非政府在答复安全理事会时宣称：

“至于有关南非自领土中撤出和安排权力移交问题，根据上面所宣布的政策，南非只有在居民的意愿下才会留在该领土并继续管理该领土。”(S/11701, 第2页)。

在这段话的后面，南非政府还声明不能同意联合国对西南非洲有监督权。

我想，你们都会同意，这个答复不能说得更清楚更明白了。实际上，南非的立场一点不叫人奇怪，因为它完全符合四分之一世纪多以来实行的政策的“逻辑”——这些政策就是挑起希望以换取时间。

似乎纳米比亚的人民突然失去了决定他们自己命运的能力；南非政府对人们的讥诮到了这样的地步，竟想要大家相信，纳米比亚喜欢殖民制度而不喜欢主权，喜欢剥削而不喜欢繁荣，喜欢残暴的警察控制而不喜欢自由，喜欢分裂而不喜欢统一。我们对下面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南非种族主义者缺乏创新的能力，他们只会照抄殖民主义者的办法。而现在殖民主义者做出的榜样，南非殖民主义者就决定亦步亦趋。

如果说从南非政府的立场学到了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该政府从来没打算过要撤出纳米比亚。南非政府藐视联合国决定，每天侮辱着联合国，为什么要对它如此尊敬有礼？可是，南非对联合国傲慢无礼的原因是某些安全理事会理事国对它的支持。就在今天还有人胆敢说纳米比亚的局势并不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因此安全理事会没有理由通过对付南非的决定。

但是这种态度既不实际也不聪明。安全理事会所负的基本任务就是防制任何间接或立即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情况。除非安全理事会想维持一种不合时代潮流的殖民制度，因而鼓励南非统治纳米比亚，否则，它就有义务作出纳米比亚人民、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期待已久的适当决定。

一个民族遭到另一个民族的统治、剥削、屈辱、这是怎么样也说不过去的。对纳米比亚人民来说，每天带来的都是不幸、极端的伤痛和苦难，他们再也不能忍受让南非不合法不合理地留在纳米比亚国际领土上。那些今天靠剥削非洲该地区致富的国家，它们在那里的经济利益太大了，它们绝不会自行同意对南非政府施压力，使它觉悟。但是，不管这些国家的立场如何，非洲会对它自己负责的。非洲在其他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的协助下，将平心静气地承担历史赋予它的责任。如果安全理事会不作出决定的话，历史终会证实这个真理，就象历史在世界其他地区指出真理、主持正义一样。

由于帝国主义无休无止的宣传，把一个伟大的民族阻隔在历史主流之外达四分之一世纪还多之久。今天，它已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正式理事国。人民用炮火和刀剑证明了真理；他们的杰出领袖也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只在不久以前，帝国主义还称他们为叛逆，剥夺了他们的权力。由于这一不可逆转的趋势，世界上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变化。人民到处都把他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安哥拉，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经过伟大的斗争后赢得了独立，这也使葡萄牙产生了意料不到的质的变化。今天，解放了的葡萄牙和非洲人民已携手联合，要创造一个正义、平等、和平的世界。纳米比亚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都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巴勒斯坦和纳米比亚绝不会例外。那些今天全力支持南非

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的人应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在支持和维护过终遭推翻的各种不得人心的政权之后，帝国主义终于应该了解，它对一个国家最好最有利的投资首先是那个国家人民的信赖，而这只能靠协助人民获得自由来赢取，不能靠统治和剥削他们。金融大国在南部非洲的舒服日子不会永久继续下去的。就象它们被赶出世界其他地区一样，迟早它们就会被赶出非洲那个地区的。

我在前面说过，不管这个辩论的结果如何，非洲的代表们和那些在这里卫护和平正义事业的人将昂首阔步走出这个会议厅。纳米比亚目前的非正义不是人造成的。那是制度和几个世代的产物。一个制度或一个阶级的人造成的错误不能归咎于整个民族。一个制度或一个世代的人或许会犯错误，但人民总会恢复真理和正义的。历史、道德和正义是不利于南非的，而且它们也不利于本组织中那些挑起沉重担子支持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人。在这个全世界一致对抗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冲突中，胜利的不是纳米比亚人，非洲人，或爱好和平的人，而将是正义、真理、尊严对非正义和谎言的胜利。历史证明，一个决心战斗、不自由毋宁死的民族，绝不会屈服。帝国主义强加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某些地区的现状绝不会在南部非洲和中东维持下去。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民组领导下进行的英勇斗争必将胜利，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历史的巨浪。

主席：谢谢毛里塔尼亚代表对我国和我个人的夸奖。

我的发言人名单上的人都发过言了，因为没有别的代表要发言，我就以伊拉克代表的身份发言。

由于安理会关于这一项目的辩论即将结束，我国代表团不想谈到纳米比亚问题的历史。这次辩论使我们有机会极为详尽地审查纳米比亚的现况。我国代表团鉴于参与辩论的当事各方均作出贡献表示欣慰，特别是那些国家的外交部长发表了非常重要、使人进一步了解的谈话，他们出席会议这一事实，就足以表明事态的严重性。

整个辩论的过程表现得很明显，一般都认为南非对安全理事会第366(1974)

号决议所作的答复是空洞的、矛盾的，事实上是断然拒绝了联合国的决定，否定了联合国对纳米比亚的任务和责任。第366(1974)号决议实际上等于安理会一致发出的最后通牒。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对于南非政权这一不能令人满意的答复，安理会该怎么办？

安理会中不结盟国家集团的成员国彼此之间并与其他方面进行了长久的反复的磋商，以便参照纳米比亚最近的局势发展，制订一个包含安理会此时此际应该采取的合理行动的决议草案。不结盟国家的成员国与安理会三个常任理事国之间产生的严重分歧是牵涉到对南非实行武器禁运的强制性问题。诚然，这项禁运究竟是否具有强制性质，就要看安理会是否认为纳米比亚的形势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而定。

早在一九七一年，安理会就已宣布，南非政府倘再拒绝撤出纳米比亚，“即可能造成有害于维持该区域和平与安全的局势”（第301(1971)号决议）。

这是安理会四年前深思熟虑的意见，现在不能把这种情况视若无事或加以默许。不仅是由于南非政权继续拒绝撤出纳米比亚，而且由于该政权顽固地执行其政策，又鉴于该区域和整个非洲大陆的最近发展，我国代表团认为纳米比亚的威胁，确已达到影响国际的程度。

关于对南非实行武器禁运的重要性，我愿提到安全理事会更早通过的一项决议，即第282(1970)号决议，其中安理会表示深信：

“由于南非军队及警察力量因继续由若干会员国取得武器、军用车辆与其他设备以及军事设备之零件，并因若干会员国给照特许在当地制造武器及弹药，得以不断增加而造成之情势，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

后来，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283(1970)号决议，重申上述关于对南非禁运武器的决议，并强调“该决议案对纳米比亚领土之重要”。

鉴于这些决议并考虑到南非政权的顽梗态度，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现在不仅可以而且应该把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视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项威胁。我国代表团并认为，南非政权多年来拒不遵守安全理事会的一致要求和决定，这种态度本身已构成对负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之责的最高国际机构的一项考验和威胁，因此

直接威胁着国际的和平与安全。

理事会讨论中的决议草案各提案国努力设法配合对草案某些条文持反对意见的若干理事国的意见。但是，协商进行时，我们明白了有些理事国永远也不会认为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可能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事实很明显，他们现在或将来都不可能考虑对南非适用《宪章》第七章的规定。这是我国代表团的印象。

安理会某些理事国的这种态度只能更加强那些为自由和独立而战斗的人的意志，决以一切可用手段加紧他们的斗争，不惜一切牺牲，不计任何后果。安理会各理事国绝不应忽视这种可能的发展，因为这种局势可能恶化到无可挽回的程度，我们所将面对的，不仅是对国际和平的威胁，而且可能是一种武装冲突，所涉国际范围是谁都无法隐瞒的。

法国代表星期一在理事会的发言中指出：“南非的答复并未充分考虑到非洲和世界局势的需要。”（第1824次会议，第25页）。我国代表团衷心认为，如果安理会不能确认纳米比亚的局势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则安理会本身便没有照顾到非洲和全世界的形势。

伊拉克本身将尽力继续支持西南非人民组织的合法斗争，以实现纳米比亚的解放和独立，摆脱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非法占领。

以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身分，我愿指出这项讨论的发言已经结束。

但是，安理会一些理事国要求在对第S/11713号文件所载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以前，说明投票理由，我现在请他们发言。

庄先生（中国）：中国代表团反对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进行所谓“对话”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过去已经多次阐明过。中国代表团认为：第S/11713号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十三段的措词没有授权，也决不能解释为授权秘书长同南非当局进行任何“对话”。此外，中国代表团对该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七段也是有保留的。

在作出上述声明后，中国代表团将对第S/11713号决议草案投赞成票。

吕德贝克先生（瑞典）：瑞典代表团将对第S/11713号文件所载决议草案投赞成票。我们之所以这样作，因为我们认为现在必须对南非增加压力，以求制止南非对纳米比亚领土的非法占领。昨天我们已清楚说明，我国政府认为适用《宪章》第七章是不错的，我们也已经说明了这一看法的理由。但是，我们对目前的草案并不十分满意。我们本想有一份对联合国与南非的接触有更明确规定的决议草案，以便探讨是否有可能促进一项和平运动，以求实现自由和独立的纳米比亚国家的目标，就是在联合国的监督和管制下进行自由选举而达成的独立。

不过，我们注意到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13段要求秘书长就执行第7段有关联合国监督纳米比亚自由选举的情况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在我们看来，这就意味着秘书长必须在这方面进行他认为必要的一切接触，以便有可能就执行的情况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

我们就要进行表决了，在今天的会议之前，我们进行了紧急而公开的、有建设性和坦率的协商。我相信，盼望这些协商有更大成就的人，不仅仅是我国代表团。但是我们要强调，我们不认为没有达成协议就是说各方对联合国就纳米比亚必须达成的目标问题没有共同意见。辩论指出的情况恰恰相反。不同的意见是发生在如何评量局势和如何达成这一目标应循的途径这两问题上。我们相信，或许在不久将来当安全理事会再一次审议纳米比亚问题的时候，可以做到使全体理事国充分支持各项措施，最后必然可以促使南非接受这些措施并使南非充分明确地合作，以建立一个自由和独立的纳米比亚国家。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的人都发过言了。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代表要发言，我就认为理事会现在可以对第S/11713号文件所载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了。

没有别的人要发言了，我现在就将安理会讨论中的由圭亚那、伊拉克、毛里塔尼亚、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共同提出的第S/11713号文件所载的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举行了一次举手表决。

赞成：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哥斯达黎加、圭亚那、伊拉克、毛里塔尼亚、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反对：法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意大利、日本。

主席：投票结果如次：十票赞成、三票反对、两票弃权。 因此，由于三个常任理事国的反对票，本决议草案没有通过。

我现在请那些要求在表决后说明投票理由的代表团发言。

佐藤先生（日本）：我国代表团在对第S/11713号文件所载决议草案的投票中弃权。 对于引用了《宪章》第七章的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9段的条文，我国代表团难以表示支持。

虽然在我以前的发言中我说过我国代表团对纳米比亚的局势极表关切，并且了解要求对南非采取某些具体行动的强烈程度，但我们难以接受在目前情况下纳米比亚局势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项威胁的看法。 我国代表团深深考虑后，仍然认为目前的情况具有通过直接有关各方的商谈达成和平解决的可能性。

遗憾的是，在我们这一星期的审议中，安理会未能对没有充分遵守第366（1974）号决议各项规定的南非采取具体的行动。 但是，安理会对纳米比亚的立场是坚定的：安理会全体理事国一致认为南非留在纳米比亚是非法的，它有从纳米比亚撤出的义务。 安理会各理事国对这些问题采取了坚定、不可动摇的立场，南非必须明白安理会对这些问题的一致看法。 安理会中唯一不能同意的只是对付南非的方法问题。

最后，我国代表团迫切呼吁南非对安理会以至于世界各地的这种强烈要求有所响应，能诚心诚意地遵守第366（1974）号决议的各项规定。 在这方面，我很高

兴听到美利坚合众国和联合王国的代表宣布，他们两国的政府将禁止向南非输出武器。

让我们再一次团结起来，群策群力，促使南非遵守安全理事会处理纳米比亚问题的决议。日本代表团将针对此目的与理事会其他理事国充分合作。

此外，象美国和联合王国代表所说过的一样，日本也愿宣布，我们无意于输出武器。多年来，日本政府遵照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的建议，有效地执行了对南非的武器禁运，我愿在此再次声明，日本将继续这样作。

普拉雅先生（意大利）：意大利在目前的辩论中所持的立场已于六月四日在此清楚说明。我国代表团当时说过，意大利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和民族独立权利；重申必须维护纳米比亚的统一和领土完整；谴责在纳米比亚进行的种族歧视和压迫性的法律和措施；认为目前对纳米比亚的占领是非法的并要求立即予以结束；确信必须通过与联合国的合作，将政权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因为联合国对纳米比亚负有法律上的责任；而权力的转移必须通过和平的发展来实现，以谈判为基础。

意大利代表团又曾指出，南非对第366(1974)号决议的反应，使意大利深感失望、极为不满。意大利因而觉得愿意加入安理会大致已经达到的共同意见，因为此时此际，必须对南非施加更大的压力，使其对第366(1974)号决议所载的要求作出直接和正面的答复。我们对若干卓越的非洲领袖在安理会所作的发言，颇感欣慰。实质上，一方面给予南非另一个短暂的延期来考察它是否愿意遵守国际义务，另一方面必须同时施以某种强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只能在安理会达成联合一致的决定的情况下才能产生。不幸的是，事与愿违；我衷心感到遗憾，主要是我觉得安理会体现一致意见可能有利于纳米比亚人民的事业。

按照我方才所说的，意大利代表团似乎支持刚才表决的决议草案的大部分规定，但我们却不能支持其中提到《宪章》第七章所指的行动的规定。事实上，就意大利代表团看来，纳米比亚问题仍然是管理国非法占领一个领土和侵犯人权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宪章》的其他规则中另有规定。

我再补充一点，意大利代表团原希望草案中能反映辩论期间各方所提的一个意见，这个意见就是与南非建立联系，相信这能帮助按第366(1974)号决议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最后，我要说，意大利将严格遵守作为本组织会员国应负的义务，就是说，意大利将尽力促使南非政府立即执行第366(1974)号决议，并将严格遵守第311(1972)号决议所规定的武器禁运。

斯卡利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代表我国政府，以一种极勉强极不安的心情，对第S/11713号所载决议草案投了“否决”票。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是一种必须经过最慎重和严肃考虑后才能行使的权利。的确，这只是美国在联合国二十九年的历史中第七次觉得非如此投票不可。

但是，我国政府认为，纳米比亚的情况，纵然是非法而且不容于国际社会，却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并不构成一种威胁。我们了解列席安全理事会的许多国家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们有责任对我们认为存在的实况作出我们自己的审慎估计，并遵照我们大家矢志维护的《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来采取行动。

如我在六月三日代表美国的第一篇发言中所说，我们不能接受纳米比亚问题对和平构成真正威胁的看法，因为，犯错误的南非已经提出要与有组织的国际社会进行商谈纳米比亚的自决目的，虽然它的条件可能不完全为我们所同意。

美国愿请各方注意安理会若干理事国在设法草拟一项全体理事国可以一致支持的决议方面所作的可贵努力。这些代表团花了不少时间，设法使安理会能采取实际措施以促进纳米比亚争取自由和正义。我们认为，这项不幸没有提出的决议，其目标可能导致具体的进展而不至于使辩论陷于争执和僵局。

我国代表团对于这种认真寻求一条合理的中间途径的努力未能实现，深感失望。在此情况下，我们不得不问：安理会不能采取它今天本可以采取的有效行动，这种结果究竟对谁有利？与安理会第366(1974)号决议所获一致态度所表现的价值

正相反，我们今天又一次陷入了空谈，在现实世界绝不能把这种空谈视为有效的行动。谁能见到安理会的失败而庆幸呢？肯定不是美国，美国长期以来为使各方普遍承认纳米比亚确为一项严肃和庄严的国际责任而尽力。我在星期二的谈话中指出，美国在长达十二年的期间遵行了禁止向南非供应武器和军事补给的政策。我们是自动自发的、有意的、我们认为这是原则问题，故意要避免鼓励比勒陀利亚误以为美国会为了军事上或财政上的利益而牺牲国家的原则。我们将继续维护原则。

我们祈求在南部非洲争取自由和正义的斗争中不致失去向前推进的动力。

威尔斯先生（圭亚那）：圭亚那代表团对第 S/11713 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当然投了赞成票。我们之所以这样投票，不仅因为我们是共同提案国之一，而是因为这是一件在原则上我们可以支持的事情。草案内容并不完全符合我们的期望，但我们觉得这个目标是有限的，其有限程度已能使我们支持这一类的决议。

有人告诉我，我记起来，安理会有史以来这是第二次的三国同时投否决票。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不要忘记，这种情况是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者造成的。

我知道，我们不应也不必玩弄诡辩绞尽脑汁。我们只愿对那些支持这一决议草案，在纳米比亚问题上与安理会中不结盟国家的理事国绝对站在一条阵线上的代表团表示谢意。

对这项决议草案投赞成票的有些代表团担任安理会的理事国已经相当久了，多年来它们在纳米比亚问题所采的一贯立场，又以今天的行动加以肯定。我们感谢这些代表团的支持。我并愿特别感谢瑞典代表团，无论在怎么样的困难的情况下，它始终维持有原则的立场，令人极为敬佩。

过去几天来，安全理事会中的不结盟国家——圭亚那也光荣地成为其中的一员——进行了长时间的艰苦的非正式协商，以求促成安理会各理事国就纳米比亚的决定达成一项共同意见。这种努力不幸失败，我们深觉遗憾。但就这项协商看来，并就辩论过程中一些理事国所表现的立场看来，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之所以不能达成我们认为正确的决定，是由于缺乏政治上的意志和推诿国际责任之故。

令人不解的是，我们的努力之所以触礁乃是因为对《宪章》的法律解释引起了争辩。事实上这是纳米比亚历史上令人痛惜的一章，在我们力求为纳米比亚人民争取自决的全部历史中，无处不充斥着以条文主义和运用法律作为一种政治战术的例子。

我说“令人不解”就是因为这种关于法律的论点，那些现在提出这种论点的理事国在一九六五年就已经提过，当时安理会就在这里审议对罗德西亚实施制裁的问题。一九六五年的罗德西亚局势和一九七五年的纳米比亚局势，我们看不出这两种局势有什么法律上的分别，至少没有任何重大法律上的分别。

那些受到特许看到卡普里维地带情况的人不能同意该地局势毫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南非不是这一威胁的制造者的说法——这确实是一种严重的威胁。

简言之，那些以法律考虑作为反对理由而反对这一项决议草案的代表团，实质上，我认为是作了有利于南非的一种政治判断。这是这些少数意见的特质，产生的后果往往是有利于南非的。

我在昨天的发言中说过：

“南非能够了解的唯一道理就是地方武装力量和国际压力，我们相信，现在已经是应该加紧武装斗争和国际压力的时候了”。（第一八二八次会议，第24页）

一些理事国今天的行动暂时关闭了安全理事会参与加强国际压力的大门。但南非要是看到安全理事会今天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洋洋自得的话，就未免太天真了。因为，南非应该明白，对于西南非民组领导下的纳米比亚人民为恢复其自由和独立所从事的斗争，各方的支持正与日俱增，我是说来自本组织大多数会员国的支持，以至于更重要的是来自全世界人数日增的人民的的支持，甚至包括那些今天认为还不支持这项决议草案的人。

的确，有一天，更多的人会明白安全理事会今天未能采取行动所发生的种种影响，有一天，我们未曾预料到的各方面会向纳米比亚人民表示支持，这一天到来时，我国代表团一点也不会感到惊奇。

圭亚那方面保证并将继续保证支持纳米比亚人民，支持西南非民组，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最后解放，直到万恶的南非镇压活动从地球上消失为止。

德吉兰戈先生（法国）：法国代表团积极参与了这次的辩论，我以前说过，鉴于我们对纳米比亚的事业所抱的关心和同情，法国不能无动于衷。因此，我们明确指出了南非声明中不通的和模棱两可的地方，嗣后我们同其他代表团一道寻求途径，以便安全理事会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有所进展。我们和别的集团的代表们多次进行接触，希望达成实际可行的解决办法。我们特别想确定，在达累斯萨拉姆设立一个负责继续审查纳米比亚问题的委员会有什么好处？沃斯特先生建议，与该委员会代表会商，究竟也能有什么好处？

联合王国代表在今天下午的发言中已经详细说明，上述种种努力可惜都付诸流水了。安理会方才进行表决的决议草案不能获得我们的支持，我们不得不对它的通过表示异议，甚感遗憾。

该项决议案文中的确有一些谴责和要求，其中大部分虽然不是没有道理，但可能因此而加强南非的不合作的态度，反不会使南非改变态度，这种改变是我们仍有理由希望的。

法国方面一定会按照我们大家所要求的条件对比勒陀利亚政府施加压力。我们已向该政府强调必须迅速以和平方法解决纳米比亚的问题。而且，我国总统最近重申，法国绝不会侵犯该地人民的自决权利，法国禁止向南非销售武器，因为这是违反我国的基本原则的。

我愿强调，我们与决议草案提案国之间之所以有分歧的意见，主要问题是是否确知纳米比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我说过，由于长期缺乏了解，使得南非躲避必要的对话而造成了严重的分歧。我们也不应该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提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概念，使《宪章》的各章内容产生混淆。我们不认为纳米比亚当前的情况危及或涉及这一《宪章》的概念。我上次在星期一的第一次发言中说过这一点。提交给我们审议的决议草案中提出了一项相反的论点，迫使我们

拒绝了这项决议的案文。

在纳米比亚问题上，我们毫无保留地谴责南非的态度和行为，但我们似乎觉得，促使南非领导人担负他们必须承担的责任的最佳途径，乃是对他们施加连续的、一致的压力。

我可以向安理会保证，就这件事而论，我国政府将继续不遗余力地要求南非当局，务必立即在南非执行正面和善邻的政策，并应履行其对纳米比亚人民承担的各项义务。

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我本来不想说话，但由于安全理事会的三个常任理事国的三方同时否决和这三个国家的同事们在表决前后解释投票理由企图把它们第二次保卫南非说得头头是道，使我不得不说话。

说我们很失望是过份轻描淡写了。但我们并不曾感到意外，因为从辩论这一关键重大的议题起，到我们与许多同事进行协商的整个过程中，三方同时否决，或者也可以称之为“三头马车否决”的威胁，一直象阴影一样地笼罩着。

我必须强调，协商是广泛的、费了很多时间，在我们与这些同事交换意见的过程中，对于他们的礼貌，我们固然十分感谢，但我必须坦率地说，就当前局势的实质和需要而论，我们对他们的基本态度甚为失望。

那么，我难道要谴责他们滥用《宪章》所赋予的职责吗？我不想这样作。一如在去年大会时，我以非洲集团主席的名义对挽救了南非会籍的违反道义的三头马车否决票表示非洲的震惊，当时我曾说过我们愿由历史和世界舆论来裁判他们的行动，而且，归根结蒂，应该由美国人民、英国人民、法国人民看一看，他们政府维护南非的这一行动，如何对得起他们本国的伟大传统和历史。

因此，我虽不愿裁判卵翼南非死硬态度的这个三方联盟，但至少我必须就安理会中发表过的言论，澄清我们的立场。

首先，我禁不住要谈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我知道法国是反对武器禁运的。因

为，在我们如此坚决地反对该国政府继续做军火和武器生意的情况下，法国仍然向南非供应军火，不以为错，而这些军火不仅加紧南部非洲的紧张局势，使南非人更顽固更傲慢，而且，对于镇压我们在南非和纳米比亚的同胞，更是如虎添翼。我手头有六月五日的最新电讯，请理事会耐心听我引进其中的一部分：

“法国官员今天说，南非要向法国添购潜艇。

“他们说，正在谈判购买三艘法国制亚古斯塔级新的1200吨的攻击用潜艇，这项谈判已接近完成。

“南非海军已拥有达孚尼级潜艇，由位于南特斯的法国杜比吉恩——诺曼第造船厂建造。这是三艘850吨的深水潜艇：玛丽亚·范·雷比克号，埃米勒·霍布浩斯号和约翰纳·范·德墨微号。

“杜比吉恩 - 诺曼第造船厂的一位发言人说，新的亚古斯塔潜艇可于一九七八年底或一九七九年初交货。

“南非是法国的最好军火客户之一。南非已经有50架以上的法制蜃楼式战斗轰炸机加入其空军服役，并已收到法国最新型的蜃楼F-1式战斗机的第一个中队。

“南非陆军有法制AMX-30战车和仙人掌地对空导弹。”

我们当然不接受法国的解释，说什么武器可以分为对外防御和用于内部镇压的两类。相信法国大使会头一个承认，我们从来没有接受过这种解释。

所以我们发现法国的否决票是与法国对武器禁运问题的现行政策相符的。因此，我们对他们的行动以及他们继续售卖武器给南非的政策固然感到失望，至少我们还承认他们是言行一致、前后一贯和合乎逻辑的。但大不列颠和美国呢？他们为什么反对强制性的武器禁运呢？我们没理由怀疑他们的话，他们不是告诉我们说他们事实上不向南非供应武器吗？

记得不久以前一家有名的英国日报大吐苦水，说英国的南部非洲政策老是受到

非洲人的谴责。该报接着又说，法国不断向南非供应武器却逍遥法外，很少受到非议。现在，且不谈这家报纸的是非曲直、报道是否正确和真实，我倒想知道他们怎样解释英国的否决，尤其是与强制性武器禁运有关的否决。

同样重要的是，关于安全理事会断定纳米比亚的局势构成国际和平与安全一点，我们要重述我们的立场。我们非洲人对当前该处局势所包藏的危险都很了解。我们相信，继续这种非法的占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一项真正的威胁。我们从不以为必须爆发一场国际性的战火才能使安全理事会相信局势的危险性。因此，我们对那些看不到这一明显危机的人的估计感到十分震惊。在我们协商、谈判的过程中，我们的一些同事，安全理事会中的西方国家常任理事国竟然拒绝同意下面一段陈述：如允许南非继续占领纳米比亚，可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这种态度使我们更为震惊，更感不安。

我们的英国同事还谈到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的事态发展，以及这两个事态发展之间的关连。但我国代表团认为，联合王国代表提出的分析似乎有若干严重的疏漏之处，事实上，还有些不对的地方。所以，让安理会了解一下我们对南部非洲的事实发展所持的立场，或许不无用处。

首先，让我斩钉截铁地声明，南部非洲过去和现在所发生的、促成卢萨卡讨论的变化，是自由战士胜利的成果，主要是在葡萄牙统治下的领土内赢得的胜利带来的。他们的牺牲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为他们赢得了胜利，激烈地改变了南部非洲的地理政治状况。

第二，我们也不能忽视津巴布韦解放运动作出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创造了必要的气氛。因此，不论我们有多少幻想，我们都不能认为南部非洲的情况是由于种族主义者改变心肠的结果。但他们是只认识现实的，他们已经看到形势对他们不利了。

其次，我并不想冒然充任非洲的发言人，我代表非洲讲话，只以引用非统组织在达累斯萨拉姆举行的非常会议时所说的话为限。非统组织表示得很明白，非洲

希望和平变革，如果和平变革是可能的话，但不要误以为非洲愿意谈判就是一种软弱或表示愿意投降。

非洲人同国际社会的其他部分一样，不能也不愿接受沃斯特先生的专政。如果伪装把沃斯特先生向安理会提出的没有诚意的、基本上是否定的答复当作讨论的基础的话，那就刚好达到了反效果。

第三，我们固然希望罗得西亚迅速改变现状，但无论敌友都必须明白，也不应而且永远不可以罗得西亚变革的需要来影响纳米比亚人的权利。我们希望的是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两者都取得彻底解放。

最后——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认为国际上的决定性的行动可以有效地协助南部非洲在解决罗得西亚问题上所从事的和平努力。安理会方面模棱两可的态度，举例说，便只能阻碍而不能帮助问题走向解决。这方面最高的权威莫过于被剥削的人民自己的代表。

津巴布韦非洲人全国委员会主席穆佐尔瓦主教、恩达班吉·西特霍尔牧师、卓求阿·恩科莫先生，都是他们人民的合法代言人，这是非统组织承认而且国际社会绝大多数人都接受的，他们才在上个月向二十四国委员会说过，只有国际社会的有效措施才能帮助他们那里的斗争。

我们的联合王国朋友一点都没有负起管理国的责任，应该记住这一点。我们曾经寄望他们采取坚定的立场，现在依然有这种期望。我们当然不曾、也不会期待他们把他们为什么没有同我们同心协力、采取我们认为应付局势所需合理要求的行动，讲出一番道理来。

对于联合王国常驻代表理查德大使主张安理会应对南非政权起点作用乃是当务之急的这一点，我们当然没意见。事实上，决议草案各提案国费尽力量，正是想实现这一点。我想凡参与这些谈判的代表，包括三个常任理事国的同事们在内，至少会承认，如果不结盟国家有什么欠缺的话，它们绝不缺少折衷让步的精神，绝不是不想同别的代表谈判。

遗憾的是，我们发现，有些人鼓吹的并不是集体的有份量的一种压力，而不过是绕圈子的空话，最后结果就是让南非满意地感觉到，他们的反面姿态，至少也能说，造成了我们队伍的混乱和安全理事会的无所作为。

因为安理会最愚蠢的作法莫过于向南非表示，安理会的决议，纵然是取得空前一致的拥护而通过的那些决议，实际上也是纸老虎而已，可以任人践踏。我们似乎采取了我们的英国同事所呼吁的行动，我们表现得好象我们对沃斯特政权对第366(1974)号决议的反应似乎颇为满意，南非当然要以这种态度来对待安理会了。

如果安全理事会不能合理地遵守自己的决定，我们还能谈什么集体力量？发表陈义过高的庄严声明又有什么用？如果安理会的理事国自己都不能实现自己的决定，作出一致的决定和决议又有何用？

第366(1974)号决议执行部分第6段特别规定，如南非不能遵守该决议的各项规定，安理会将考虑：

“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适当的措施”。

我们要质问，特别是那些否决本决议草案的同事：这些措施是什么？他们都以某种方式承认南非没有遵守第366(1974)号决议的规定，只是着重点不同罢了。照一般的逻辑，南非既然没有遵守决议的规定，安理会就应该执行它自己担允采取的适当措施。然而，他们不但不依照这个逻辑办事，反而教训我们，说我们不应该忽视现实，说我们应该探索可能达成变更现状的最细微的征象，此种征象据说是可以达成根本变革的。

请问：在这里，谁在受审判？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还是南非？我们听到某些人的言论，我们甚至可能忘记南非的极端蔑视本组织的态度，忘了南非正违反着国际法和国际行为必须遵守的一切规范，非法占领着国际的领土纳米比亚。

我们当不致于糊涂到忘记历史的教训。向侵略者投降或讨好绝无好下场。难道慕尼黑的悲惨后果还不够教训我们吗？南非依旧断然拒绝接受联合国的权力；它以其惯有的傲慢和否定的态度对待本组织及其大会和安理会的多项决议与决定，我

说过，这些决议和决定有一些是一致通过的。

南非拒不承认本组织的权力，但有人却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赶快欢迎南非的慷慨气度，照它的指示办事；说我们应该知所感激，因为它愿意同非洲人主席会商，而且南非还以其特有的不耻的口气指明，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非洲人主席会商；而且说我们应该感谢，因为非洲统一组织的特别委员会可以同班图斯坦领袖会面，而且，说不定可以到纳米比亚去旅行渡假，我们听了只感恶心。

本组织为什么要卑恭屈膝地讨好沃斯特？沃斯特何曾有一丝一毫表示让步的倾向。这样露骨地屈服于沃斯特的狂妄，我们如何向纳米比亚人民、非洲人民和国际大家庭交代？

我们一定要认真对待这件事。安理会必须在全世界人民相信它的政策和行动，而且，最要紧的是，不怀疑它的信用的时候，才能保持我们的联合王国同事也曾提到的安理会的威信。没有了信用就谈不到威信，我们认为，如果随随便便以错误的前提为基础来维系表面的一致意见，造成安理会信用的减损，对纳米比亚的事业和非殖民化事业，迟早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在我结束发言之前，我必须向所有投票赞成这项决议草案的人致谢。但我要以我国政府和人民的名义，特别在大家面前对瑞典代表团在商讨过程中发挥作用并投票赞成，表示敬意。即使有时候瑞典代表团的某些要求我们很难接受，但我完全明白，瑞典代表团之所以这样要求，乃是因为它确实相信我们所努力的是属于正义的事业。我确信，瑞典已经以它的投票表明了它不负非洲人民的期望，体现了它与包括我国在内的所有非洲国家的悠久和传统的友谊。

我国外长在安理会的发言中谈到，不论安理会采取任何行动或不采取任何行动，西南非民组领导下的纳米比亚斗争将继续获得非洲统一组织和非洲所有朋友的大力的、始终不渝的支持。我们曾希望安理会的行动能以最少的牺牲促进自由、正义与和平。如果没有行动只能导向另一方向——只能走向暴力与更大的牺牲。

但是纳米比亚人已经没有任何别的选择了，他们将继续以抵抗来对付南非政权的镇压暴力。我们曾希望安理会推动迈向独立的进程。如今的情况是，安理会已令千百万非洲人大失所望，而纳米比亚人尤感失望。我们认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应该好好想一想这一点。因此，我们觉得斯卡利大使的问题：这种情况下谁占了便宜？完全是一种玩弄辞藻。应该而且必须提供答案的就是他，以及他的法国和联合王国的同事。

主席：联合王国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请他发言。

理查德先生（联合王国）：我也许应该声明，今天下午已经发过一次言，而且时间不算短，本来不再打算说话。的确，如果不是因为坦桑尼亚代表发表的一些评论，我是不预备要求发言的。

他刚才的演说以三个前提为依据的。第一个前提是，南非政府完全没有遵守第366(1974)号决议的规定，我强调“完全”这两个字。今天下午，关于为什么我们绝不能接受这个前提的全部这一点，我谈了很久。

第二，支持他整个论点的前提是，既然南非没有遵守安全理事会的一项决议就自然造成一种情况，这种情况，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是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这个前提我不能接受，也许我应该补充说明一下，坦桑尼亚代表说我国代表团不接受可能造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项威胁的这项前提，我怕是因为这一个星期中的忙乱和我们所经历的磋商的许多细节把我们这位同事和朋友的记忆搞得有些模糊了。

我们所拒绝接受的、我刚才又加以驳斥的那个前提，并不是可能有什么后果，而是一定有后果。那个可能造成后果的前提，我相信每个参与商谈的人都知道，却从来没有向我们提出来过，而且，据我所知，也没有向任何别的西方国家的理事国提出来过。总之，作为一项有关法律和诠释的事项而言，不遵守就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这是我不能接受的，何况这项提议也不是什么新东西；这是我国和别的国家多年来就已接受的。

第三个前提贯穿着坦桑尼亚代表所说的大部分的话，是说不管所有的法律问题，在此时即引用《宪章》第七章——因为这才是该项决议所要求做到的，并且是具体地而不是暗示要做到的——在此时引用《宪章》第七章的办法才是对南非政府施加有效压力的最佳办法，是推动事情的最佳办法。我必须对他说，我们认为——这话我今天下午已经说过，而且在我这个星期的种种努力之后，我以为这点意思已经很明显了——这种说法不很恰当。正当南非政府提出一些意见，表示愿意进行一些接触的时候，就采取该代表所鼓吹的激烈而影响深远的步骤，而不首先弄清楚那些接触会不会产生任何结果或那些声明倒底有什么意义，我们认为十分不妥的。

我不想跟坦桑尼亚代表作无谓的辩论，我也不想驳斥他对我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所作的抨击。我只想跟他说这一点。我在安全理事会中对他和他的同事们是很尊重的，认为他们在一切谈判中是出于至诚的而且是为了他们认为是纳米比亚人民的最大利益的。我应可希望，到现在，坦桑尼亚代表应该已经很了解我，同意我的动机是一样的。

主席：坦桑尼亚代表要求发言。

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也许我也应该说我不本不想再度发言的。但是联合王国代表的发言使我不得不提出答辩。第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的动机。我质问的是他的行动。我可以这样解释，我对他的行动提出异议，我并且对他的行动结果对该地区的局势几乎完全是否定的这一点也提出质问。

第三，我从来没有辩称就是因为南非没有遵守联合国的决议，所以安理会应认为该地区的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一项威胁。我的立场是：纳米比亚现有的这种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确是构成了一项威胁。所以对于决议的遵守或不遵守，对局势而言，对南非所表现的顽固和傲慢以及安理会采取行动的愿望而言，都是一项有关的因素。

更进一步，我还应说明，去年十二月的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执行部分第6段如下：

“决定继续处理本问题，并于一九七五年五月三十日或该日以前举行会议

以便审查南非遵守本决议各项规定的情况，如南非不遵守本决议，则考虑按照《宪章》所应采取的适当措施。”

我从来就不知道在上述内容之外还加了一句：“如果完全不遵守的话”。

最后，我愿意说，在协商的过程中如果有什么误会的话，我向联合王国代表担保，那绝不是由于疲倦的缘故。我有时候听英文有点问题，因为英文不是我的母语，但我应该坦率并着重地说，在讨论的过程中——不是关于决议中的内容问题——我想我说过“那罗得西亚的方式如何呢？”这句话。这是我在私下协商的时候提出来的一点意见，总之，私下协商时所谈的不应作为此时进行实质辩论的根据。

最后，我再次声明，我们的确对安理会的三个常任理事国的作法非常失望。以十分诚挚的心情我要说，我们在谈判过程中都设法过，我们正竭尽所能，作出了让步，但是，折衷的协议是需要双方的努力才能实现的。我们这方面已经作出让步了。我认为西方国家常任理事国并没有作出适当的让步足以使我们改变我们的立场。

主席：没有人要发言了，安全理事会关于现阶段纳米比亚局势的审议工作似已告一段落。安理会当然将继续注意这一事态的发展，并将应要求随时准备恢复审议此一事项。

午后七时五十五分散会。